

年逾古稀心懷夢想 陝西工藝大師王蒨與陶俑神交

只爭朝夕 復活千年樂舞俑



■王蒨（右一）向學生模擬陶俑風姿，希望將陶俑複製得更神韻。香港文匯報記者張仕珍 攝

■王蒨團隊根據父親留下的照片還原了唐代樂舞俑。香港文匯報記者張仕珍 攝

■王蒨父親王子雲當年給她留下的陶俑文物照片，囑咐她將其還原。受訪者供圖



古城西安的夏天，炎熱難耐。74歲的王蒨每天奔波在相距25公里的家與工廠之間，忙得不可開交。她在完成一個“偉大”的夢想——複製中國古代從春秋戰國至明朝2,500年間有代表性的樂舞陶俑，為公眾“活化”一部樂舞通史。作為陝西省工藝美術大師、西安碑林博物館副研究員，王蒨多年潛心研究陶俑複製技藝，形成了獨到的見解和技法。年屆古稀之時，她在倍感時間緊迫的同時，心中更萌生了一個夢想：要將自己多年積累轉化成現實，通過手工藝複製陶俑，讓公眾對中華文化有更立體的認知。於是，她開始了一場與時間的賽跑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仕珍 西安報道

見到王蒨的時候，她的左手因摔跤負傷，仍綁着繃帶。儘管這樣，她還是一刻沒停，堅持現場指導樂舞陶俑的複製工作。王蒨說，從第一次接觸陶俑複製開始，自己便與陶俑複製結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緣。

複製陶俑6000餘件

王蒨至今仍清晰地記得，1979年的一天，正在西安美術工作團工作的她接到單位指令，讓她參與和西安工藝美術研究所合作的秦俑複製工作。“當時秦始皇陵兵馬俑發掘僅短短幾年時間，要複製兩米多高的秦俑，我們心裡都沒底。”王蒨說。為了完成任務，她和同事就先去現場臨摹，然後根據畫像進行複製。一連幾個月，他們邊摸索邊幹，從塑形到燒製，反覆研究，最終成功複製了跪射俑、將軍俑和士兵俑。

或許是冥冥中注定，複製秦俑的經歷鋪就了王蒨後來的工作之路。調入西安碑林博物館後，王蒨被安排做文物複製工作。對於從小便耳濡目染碑林文物的王蒨來說，這無疑是如魚得水。尤其是看一件件古時的陶俑，與它們零距離接觸，臨摹雕塑，王蒨真切地感受着陶俑身上傳遞的苦與樂。“有時塑着塑着我就哭了，有時看着它們我又樂得不行。”在王蒨看來，這是她與陶俑莫大的緣分。而她亦格外珍惜，時常穿越千年，與陶俑心神交流，一看就是一整天。

40年間，王蒨複製的陶俑多達6,000餘件，這在給她帶來無限享受的同時，亦令她開始思考：如何讓更多人透過陶俑了解中國古代的文化。“儘管中國古代沒有照相機和錄像機，但陶俑藝術卻更加生動、形象地反映了當時的歷史。”王蒨說。

幾十年的文化積澱和工作積累，令年邁的王蒨漸覺肩上的擔子變得沉重。“我搜集了眾多中國陶俑的珍貴資料，亦懂得如何複

製陶俑，如果有生之年不能讓它們再現，那將是我莫大的遺憾。”儘管已經退休，王蒨還是決定，要複製系列的陶俑。

“眾多類型的陶俑中，樂舞俑風格最別致，它們或寬衣大帶、或窄袖緊膚，千姿百態，表現力非常強。”王蒨說，她通過梳理多年掌握的資料，最終決定選擇100餘件（套）共計400餘件具有代表性的樂舞陶俑進行複製。

2015年，在四處籌款無果的情況下，王蒨自投資金，並聯絡20名西安美術學院雕塑系的學生，共同開啟了樂舞陶俑的複製工作。

還原歷史獨特氣質

為了讓複製的陶俑精準地展現不同時代的精氣神，王蒨多次帶着學生去博物館參觀。“陶俑的複製，更多的是對文物的認知、對時代精神的把握，以及對藝術和審美的認知，這是一個綜合的素質考驗。”王蒨說，由於對時代精神沒有整體把握，學生們有時會把古時伎樂班的小姑娘做成清純的美少女。“沒辦法，我只能一次次帶他們去博物館看，讓他們盡快掌握每個時代獨有的氣質。”王蒨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如果不能忠實於時代，不能反映相應的時代精神，那就失去了臨摹複製的意義。

四年多來，由於經費等種種原因，樂舞陶俑的複製工程幾度暫停。直至2017年底，王蒨聯合西安美術學院成功申請了國家藝術基金支持，才使工程得以繼續。

而今，100餘件（套）樂舞俑的造型、製模和泥胎工作已初步完成。接下來，即將進行窯爐燒製、上彩和做舊等工序。王蒨說，今年恰逢新中國成立70周年，她和團隊每天都在緊張地和時間賽跑，希望能在這樣一個有意義的年份完工展出，為祖國獻上一份特別的禮物。

父親遺囑：複製經典陶俑

王蒨的父親是中國美術考古的拓荒者、著名畫家、雕塑家、美術教育家王子雲，母親是中國文博界著名學者何正璜。從小，王蒨便和父母生活在古色古香的碑林博物館，文廟的古積、亭台樓閣、各種中國古代文物，都潛移默化地影響並塑造了她。

“在這樣一個古的環境裡，我每天接觸文物、琢磨文物，與之形影不離，無形中便對中國古代的東西有了一種特殊的情感。”而在家庭濃厚的文化藝術氛圍熏陶下，王蒨也接下了父輩對於保護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使命。

在王蒨心中，父親雖然是留洋新青年，但骨子裡卻對中華傳統文化熱愛有加。她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展示了幾張父親留給她的陶俑文物照片，照片中，唐代麗人翩翩起舞，格外優美。王蒨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當年抗戰勝利後，父親回國組建了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，五年間，踏遍敵後，在河南的一個山洞裡發現了照片中的這組樂舞俑。但不幸的是，戰火最終毀掉了這組文物。

憑借幾十年的臨摹複製經驗，王蒨認為照片中的陶俑應該是唐代的霓裳羽衣舞陶俑。“這組文物已經不復存在，照片便成了絕版。當初父親把照片交給我時，一再叮囑我要將它們復原出來。”王蒨說，如今，父親已經離世多年，她愈發感到肩頭的責任重大。

“我經常想，如果不將這些珍貴的文物複製出來，我的技藝被帶走了，我的資料也淹沒了。這是我對國家的不負責任，對父輩囑託的不負責任，也是對自己的不負責任。”她笑說，或許這就是所謂的使命感，捨我其誰？

複製唐代體育陶俑 奧運首展獲轟動



■王蒨複製的《唐代打馬球俑》曾亮相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，引發轟動。受訪者供圖

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長河裡，陶俑作為代替活人殉葬的物品，以其真實直觀的形象，將中國歷朝歷代的社會習俗、生活百態、各類人物及服飾、器物如實再現，令人們得見一個時代的真實風貌。而王蒨的複製陶俑作品則從另一個側面展示了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，在國際展會上受到追捧。

1984年，中國體育代表團在新中國成立後首次參加奧運會。為了更好地展示中國體育風采，中國體育代表團在會場專門設置了中國古代體育文物展，王蒨複製的《唐代打馬球俑》8件作品便在展品之列。

“這組複製的《唐代打馬球俑》，形

象地表現了中國自古以來就盛行體育運動。”王蒨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製作的時候她幾夜沒有合眼，沒想到後來能引起那麼大的轟動。“當時就有一種油然而生的自豪感，我們有這麼好的文化遺存，就應該展示。”

1995年，王蒨又帶着自己複製的30餘件（套）中國古代樂舞類陶俑作品，亮相在比利時舉辦的尤里卡世界發明博覽會，沒曾想一炮而紅。這30餘件（套）陶俑作品中，不僅有集音樂、舞蹈、雜耍、滑稽於一陶盤熱鬧非凡的“西漢雜耍樂舞俑群”，亦有唐代豐富多彩的樂舞大全貌，還有充滿西域風情的“胡人樂俑”，以及被唐代詩人爭相傳頌的“霓裳

羽衣舞”……那次，王蒨一舉榮獲了“尤里卡金獎”、“羅馬尼亞最高學院獎”和“歐洲共同體最高榮譽獎”。

西方對中國陶俑的禮遇，讓王蒨受寵若驚。“為什麼我們司空見慣的東西，外國人卻那麼感興趣？”王蒨說，以前覺得自己只是個工匠，但兩次國際參展的經歷讓她明白，藝術的魅力是沒有國界的。而這也成為她下定決心要複製樂舞陶俑的動力之一，希望將更多優秀的中華文化傳遞給世界。

談及未來的規劃，王蒨說，首批複製的樂舞陶俑將會先在西安和北京展出，然後根據社會反應，亦會考慮到香港以及世界其他國家及地區展出。